

丁西林劇作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丁西林劇作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丁西林劇作選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文明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00) 字數：173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7 $\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7500
定價(6)0.83元

前言

在這個集子裏，我選了三個獨幕劇和兩個多幕劇。前後排列的次序是依照它們出版年代的先後。『一隻馬蜂』是我最早的一個劇本，寫於一九二三年。『壓迫』是比較爲觀衆所知的一個獨幕劇，寫於一九二五年。其餘的三個劇本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寫的。『三塊錢國幣』和『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寫於一九三九年。『妙峯山』寫於一九四〇年。這次重新出版這些劇本，除了『妙峯山』在極少的幾處作了辭句上的修改外，其餘的都保持了原來的面貌，未加改動。

作者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六日

目次

前言·····

一隻馬蜂·····

壓迫·····

三塊錢國幣·····

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妙峯山·····

一七

五

四

三

一

一隻馬蜂

(獨幕喜劇)

劇中人物

吉老太太 年約五十餘歲，身材細小，體質強健，淡素服裝，非常的清潔。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兒子，年約二十六七，強健活潑，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

余小姐 年約二十五六，姿態美麗，面目富有表情，服裝精緻。

僕人。

佈景

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後面牆壁中間，兩扇寬門。門的左邊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邊靠牆立一書櫃，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右壁的裏邊，開一獨門，門前爲短門大窗，窗邊置寫字桌，上置文具。房的右壁，後半亦開一門，前半靠壁置書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懸字畫。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的右側置大椅（即安樂椅），左側置可坐兩人的長椅，兩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腳下置高墊，手中報紙落地。

吉先生 （將左門徐徐帷開，見老太太睡臥椅上。輕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覺。吉先生含笑問）睡着了沒有？

老太太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將報紙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現在甚麼時候了？

吉先生 （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了一眼）三點一刻。

老太太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

吉先生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

老太太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

吉先生 好，現在就寫。（坐到寫字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瓶裏倒了水，磨墨取筆，預備寫字）怎樣寫法？

老太太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說，我一面寫吧。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

老太太 喔，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

吉先生 （一面寫，一面唸，一面說）『……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

（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問）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寫）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寫一面口中低聲的唸）……鄧祥發家的也可以。（問）還有甚

麼？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服拿出來晒一晒。

吉先生 好，還有甚麼？

老太太 沒有甚麼。（自言自語）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吉先生繼續的寫信。

老太太 余小姐，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

吉先生（先寫完了信，然後答話，再接着寫信封）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寫完了信封）好了，寫完了。

老太太（被吉先生打破她的深思）寫完了嗎？

吉先生（走至椅前，將遺信遞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唸一唸吧。

吉先生（唸信）『二妹覽：「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母親說。……』

老太太 這是寫的甚麼？

吉先生 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

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拿出來晒一晒。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沒有寫錯吧？

老太太（笑）喔，你們現在寫信，都是這樣寫麼？

吉先生 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有一句，說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

老太太 沒有。

吉先生 這下邊是我的事。（繼續唸信）『這次母親在京，一切都好。惟有兩件事，不大稱心。……』

老太太 我有甚麼事不稱心？

（不答，繼續唸信）『第一，她這次來京的目的，本想勸她的兒子，趕緊討個媳婦，她可早點抱個孫兒，方頭大耳，既肥且皙。噯！不想來京兩月，絕少成績。媳婦，毫無影響，孫

子，渺無消息；第二，她滿心滿意，想親上加親，把姊妹改做親家，姪兒變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剛愎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這幾日來，口中不言，心中悶悶。不過那位表姪先生，現已廣託親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動神，勤能移山，況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數月之內，定有良緣。將來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美情也。」說得對不對？不要生氣啊。

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對你們講過，由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吉先生

（將信封好，貼了郵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頭髮）媽，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你甚麼事都是非常。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一個非常的賢母。惟有這一件，你沒有逃出了做母親的公例。

老太太

把這件大衣掛起來。

吉先生將衣掛原處。

老太太

（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賢妻良母」，配不上這四個字！

吉先生坐到原處。

老太太

你父親死的時候，你只有八歲。雲兒只有五歲。那個時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那時所有的產業，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

吃。不是說大話，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麼多都不止了。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

吉先生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麼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

吉先生 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現在可以拿起筆來，做文章，她們只要說，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甚麼。

老太太 現在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

吉先生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我問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先生 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你就願意？

吉先生 （發肩）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能够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那倒容易辦了。

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這樣的不同！那一個就請這個，託那個，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總不把它當一件正經事看。

吉先生 不把它當一件正經事看！因為我把它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要是我把它

當做配眼鏡一樣，那麼你的孫子，已經進了中學。

老太太（覺得對他沒有辦法）倒一杯茶給我。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

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麼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

吉先生 余小姐，是不是？你問過了她沒有？

老太太（很慢的答）沒有。

吉先生 爲甚麼不問她？

老太太 爲甚麼不問？（少頓）我想今天問她，——好不好？（語時視吉先生。）

吉先生 很好，看護婦配醫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太太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僕人推開左門。

僕人 老太太，余小姐來了。

老太太 請她進來。

僕人走出，吉先生放下茶杯，忙走至寫字桌，整理筆硯，摺好了桌上報紙。

僕人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小姐走進，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

（帶了簪子手套，一手提錢包，進來之後，一面與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解下簪子）老

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吉先生

余小姐。

吉先生接過簪子，掛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勞你們等了。

老太太

沒有甚麼，請坐。（讓余小姐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氣。我這兒坐好。

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先生自坐長椅上。

余小姐

兩點半鐘就想來，忽然來了一個病人，要替他騰出一間房間來，忙了半天。還打算打電

話，說不能來了，後來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無論怎樣忙，都要來陪老太太玩半天。

老太太

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來。今天是因為我們快要回

南，想請你來，我們好當面向你道謝。這一次實在勞苦了你。起先是我們吉先生，住了兩

個星期，都是你招呼，後來又是我自己，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氣，那是我們的職務。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

老太太

胃口不強，我一向就是這樣。那一次到北京來，因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點辛苦，所以覺得

不大舒服，實在沒有什麼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怎樣

的乾淨。我總是不想去。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覺不好，非得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我被他說不過了，方才住到醫院去。我出來的時候，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

吉先生 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不相信看護婦的。

老太太 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我是因為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 沒有甚麼，你現在不但相信她們，並且喜歡她們。

余小姐 我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人說我們的壞話，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我時常同其餘的同事說着玩，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連生病也不會生。……

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小姐 她們第一，就不肯聽醫生的話，要這樣要那樣，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你對她們說，叫她們不要吃東西，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果，一回兒想叫家裏送點雞湯。你想，要叫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喔，說也是無用，她們那裏肯講理？

吉先生 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因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小姐 好笑得很，遇到一種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時候，他還要你陪他談天。（看了吉先生一眼。）

吉先生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討厭。要是個男人，還沒有甚麼，假若是個女人，那恐怕簡直沒有辦法。

老太太 不過我終是不相信，其餘的人能够同你一樣。縱然有你這樣的能幹，也一定不會這樣的和善，這樣的體貼。

僕人由左門入，手裏拿了一個盤，盤中置茶壺、茶杯、糖碟等物。
老太太欲倒茶。

余小姐 老太太請坐，讓我自己來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太太 喔，謝謝你。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余小姐。

余小姐 （受吉先生之茶）謝謝。（欲代吉先生倒茶。）

吉先生 謝謝，我不喝茶。

余小姐 （一面喝茶）老太太爲什麼不在北京多住幾天？有吉小姐在家，難道還不放心麼？

老太太 她倒甚麼都能够，不過我這次離家已經很久。我本是因爲吉先生病了，所以來看看。

余小姐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幹。

老太太 甚麼叫能幹。不過一個女孩子應該知道的事，我不容她們不知道。

余小姐 不過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樣的能幹，恐怕不容易。

吉先生 做能幹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麼熱的天氣，回到家，只有兩個星期，兩個星期一過，就一個趕到鄉裏去種田，一個趕到廚房裏去燒飯。

老太太 （笑）我是一個很頑固的人，——我現在也有了年紀，也不怕人笑話，——我以爲一個人多

知道一點事，一定不會有壞處。我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做了飯，就不會做文章。

吉先生 不錯，不過困難的不是會做了飯的女人不會做文章，是會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會做飯。

余小姐 吉小姐會到北京來麼？我很想認識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和氣，可愛。

老太太 她旁的沒有甚麼好處，不過還直爽。就是我嫌她有點新的習氣。

余小姐 （高興）我想我們一定會變做好朋友，她來的時候，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寫信給我。

老太太 （向吉先生）你有她的照片沒有？

吉先生 有一張的，不知到那裏去了。

余小姐 （憶起）喔，吉先生信裏說老太太要我一張照片，我今天帶來了。（走向小桌。）

老太太 （不解）我沒有說要照片。（向吉先生）我幾時……？

吉先生 你怎麼沒有講？真是有了年紀的人，說過去的話不要幾天就忘了。

余小姐 （裝不聽見，由錢包裏取出一張小照片）這一張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後有了好的時候，再送

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給老太太。）

老太太 （看照片）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吉先生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講究會說話的，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你應該

說，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總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與余小姐對看了一眼。）

老太太 我是說的老實話。

吉先生 你們還坐一會兒才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個好看的照片框子。（帶照片由左門走出。）

兩人不言者片霎。老太太對余小姐注視，余小姐不知所置，取了一塊糖來吃。

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將椅移近。）

余小姐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

老太太 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苦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才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着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

余小姐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

老太太 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過好幾次，他都不把它當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甚麼意思。現在子女的婚姻，本來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只好由他們自己去。（嘆了一口氣，略頓）我有一個表姪。

余小姐轉了一轉身子，恢復了自然的呼吸。

老太太 你大概也認識他，他到醫院看過我。他雖然只看見過你幾次，但是因為他時常聽見我說你怎樣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說了好多次，託我說媒，我都沒有提過。因為我自己兒子的事，我都不管，我那裏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過他說，他一來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開口，二來就是想對你說，也沒有個好的機會。他，人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學的是醫道，現在預備自己掛牌行醫。他的脾氣很好。也是一點壞的嗜好都沒有。——